



推行國民教育 必先搞清國家概念



香港在英治時期，只有公民教育而沒有國民教育，皆因那時香港是殖民地，不可能教港人愛英國，更不可能教港人愛中國，否則恐怕引致港人反對殖民主義，港英政府只好不提國民教育。其他國家都有國民教育，連台灣都有《國民教育法》。香港回歸14年，才來辦國民教育，其實是遲了。

國民教育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教學生認識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國家。可是，國家是什麼？中文「國家」一詞，很早已有，但意思跟今天大不相同。古時「國」是指天子擁有的土地（及人民），家則指家族。由於周朝開始已是家天下，國、家並提，問題不大。縱使如此，古人一般也只是講「國」；如國之將亡，「保家衛國」都把國與家分開等等。

State vs Country

這跟歐洲中世紀相似——當時的人都當自己是皇帝、國王管轄下的子民，故有帝國、王國而沒國家。神聖羅馬帝國、奧匈帝國，嚴格說來，不是現代意義下的國家。在英語中有兩個字都可解作國家，但country指地理及文化上的國家，同胞是countrymen，state則是政治上的國家。我們日常說的英國，正式名稱是「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聯合王國」是一個state，卻有4個countries，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在地理及文化上各有不同，4國各有本身的球隊參加國際賽事。所以，英人常說他們是「一國中有多國」（countries within a country）。

愛國是愛country，不是state。把兩個意思分別開來，就不會引起誤解。國民教育要宣揚或灌輸的愛國，當然是愛地理及文化上的country。事關沒有country，就沒有state。

State是主權國。根據1933年《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要成為主權國，必須有永久的人口、固定的領土、有效管治的政府、獲國際承認並能與他國



▲搞清國家概念，才能好好推行國民教育

建立關係。主權國家可以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也可以是多民族的國家，甚至如英國、比利時、昔日的南斯拉夫等等，是「一國中有多國」。

鮮見單一民族國家

在全球化的今天，已很少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了。每個國家都有少數族裔存在，日本雖然主要是大和族，但亦有原土著的阿伊努族。阿爾巴尼亞及亞美尼亞98%以上人口是同文同種，但都有1至2%是少數族裔。在中國，漢族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但還有55個少數民族。

在主要人口是單一民族的國家，由於人民多是同文同種，有同一語文、文化傳統，國民教育比較簡單容易，愛country跟愛主權國分別不大。多民族的國家要人民愛國，有時會遭遇

困難；有些國家成功，有些不大成功。瑞士是個成功例子，它有4個民族，4種官方語文，不同的文化傳統及宗教，但瑞士人都愛國，以身為瑞士人自豪。西班牙則不大成功，巴斯克人不認同他們是西班牙人；卡塔隆尼亞人則是卡塔隆尼亞人，然後才是西班牙人；在巴塞隆那，卡塔隆尼亞語還放在西班牙語之前呢！（四之四）

撰文：博文

知識點

民族主義雙刃劍 平等互愛免分裂

18世紀歐洲開始興起民族主義，主張有同一傳統或宗教、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的民眾，有權建立主權國家。由此出現許多民族獨立運動，直至今日。這200多年來，國家數目只有增加，沒有減少。以色列立國時，更開宗明義的表明：以色列是個「猶太人的國家」（Jewish state）。新興國家往往以愛國主義來爭取人民的支持。可是，民族主義可以是雙面刃，被國內的少數族裔利用來搞分裂，故而國民教育在鼓吹愛國之餘，也應灌輸各族平等、尊重少數族裔的宗教、語文、文化、傳統等等思想。

通識我見

國民教育 勢在必行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高三 張泰禎

國民教育從提出至今，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政府也在近年的施政報告中屢次提及國民教育將成為香港未來教育政策中的重要一環。香港回歸14年，與內地的交流越來越多，見證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舉辦奧運及世博的成功，香港人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也有更高的認同。為了進一步提升香港人的國民、民族文化的認同及更深刻認識國家的發展，國民教育的推行確實為加強和大陸的聯繫、讓港人了解國情、加深中港融合所必需。

雖然推行國民教育在社會上受到很多質疑：限制香港的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向下一代灌輸政府的思想、加大香港受中央政府影響的措施、中港融合將會為香港的文化及政治發展帶來衝擊等。確實，中國內地和香港在體制上的不同，注定了兩者在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上都有一定的差異；香港作為特區政府，確實擁有自主權，但是香港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和中國內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也為舉辦奧運感到自豪、為四川地震感到擔憂，香港人和大陸人在感情上是一體的。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想維持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國民教育有助保持香港與中國大陸緊密聯繫的優勢。即使在推行國民教育後，只要能夠保持推行教育的真實性和全面性就能為香港下一個十年創造堅實基礎。

消除疑慮 爭取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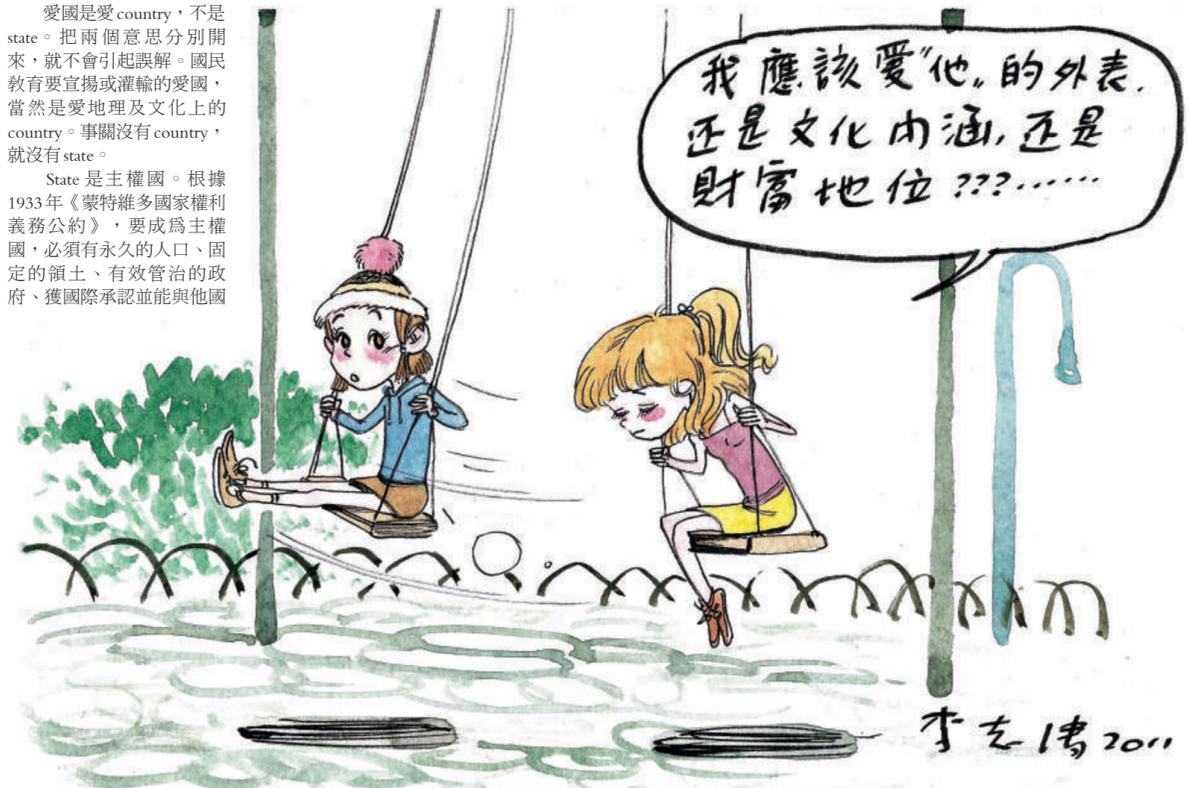
福建中學 高三 郭綺琦

自教育局宣布計劃於全港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並將其納入獨立科目以來，反對聲音不絕於耳：有學生擔心會被「洗腦教育」、有市民憂心課程會淪為政治宣傳工具、有老師對新科目的內容和評核方法顯得不知所措；同時，也有部分市民贊成計劃，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有助增強香港學生的國民意識。

香港經歷了百多年的英治時期，回歸祖國後，政府致力透過教育、傳媒等管道去增強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例如：每天傍晚時分利用廣播電視播放國歌，在常識、通識教育等科目中滲透德育及國民教育；以及在國慶節、太空人升空、舉辦北京奧運等大時節時，籌辦形形色色的慶祝活動，這都能增強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其實，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出發點是好的，尤其在現今社會裡，年輕一輩缺乏國民意識，政府有責任去改善這種情況。

每一個好的政策，都必須以民意為依歸，所以如要「德育及國民教育」推行成功，事先需獲得普羅大眾的肯定。我有以下建議：「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教學內容含有大量中國歷史知識和國家的施政方針，要消除大家對「洗腦教育」的疑慮，第一步是要清楚公布課程的學習內容。我建議校方推行此科目，應先向同學簡單介紹國家的背景，如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等不同範疇，當同學都有了初步的認識後，老師才帶領同學進行個案分析。此舉不但能消除「洗腦教育」的嫌疑，更能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從而增強家長和同學對新科目的信心。

在評核方面，我認為此科目不應設立考試制度。一是因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推行目的是提升學生的國民意識，如要他們硬背課本內容去應付考試，實際作用不大。相反，如果學校透過日常活動，包括升國旗、齊唱國歌，以及舉辦與此有關的嘉年華、座談會等，以一個輕鬆、靈活的教學模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相信其效用更大。



書架

李肇星的家國情懷

回歸十多年，香港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尚未建立起來，大家都著急了。香港人對於國家在態度上有太多選擇：擁有外國護照的、不認同建制政黨的、藉口國家貪腐專制的……總之，卻有太多的空間，也許有太多的理由。有時候我們卻是選擇性的：運動會的金牌、經濟的崛起以及航天的成就。

曾經在外地遇上外國的朋友，他們會解釋自己的國家是多細小、在地圖上不容易找得到，可是風景宜人、國民感到豐足。來自以色列的國民會描述他們國家的版圖也不易搜尋，卻是充滿生命力和希望。國家就是家鄉，不可以被遺棄。年少時，國家給我的印象是神秘而不可以理解，但首次回國，踏足國家的土地，那種激動非筆墨可以形容。我在另一篇文章，描述了當年對祖國的感覺：「澳門殖民地的政治氣氛跟香港迥異。在澳門，「中國」氣氛比香港濃厚。街上都是各行各業的工會組織，工會組織都張掛了五星紅旗，工人如在殖民地地區人民受到欺侮，中國政府都會為他們出頭（至少工會的代如是說）。國慶的日子工會請你看建設新中國的電影，晚上還會大放煙花，煙花真的很近，就像灑在頭頂上，感覺上煙花是中國的象徵，在距離離哺育着我們，但在意識上卻要保持一點距離。這是複雜混亂而矛



盾的意識寫照。」中國前外交部長李肇星著述了《生命無序：李肇星的家國情懷》（左圖）。他被譽為「鐵嘴鋼牙」的外交官，見證並參與了中國與世界的種種風雲變幻；作為一名父親，他常囑咐在美國讀書的兒子要熱愛故土，牢記自己的「根」，此書第一次袒露了一位穿梭於世界外交舞台的外交家的內心世界。

作者的文筆真摯而質樸、平易而風趣，於平常小事中闡述深刻哲理。談到台灣問題：「現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情同手足、血濃於水，正在進行友好交流，擴大和加強友好交往的時候，個別國家向台灣出口先進武器。這就相當於弟兄兩個人正在擁抱的時候，有人給其中一方遞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實際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麼一點事，這麼簡單，對某些西方政客來講，怎麼就這麼難呢？」

李肇星後來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因發表演論稱「我挨餓過，我知道什麼是人權，你挨餓過嗎？」而被稱為性情率真的外交部長。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甲午戰爭 中日國民態度迥異

今年是紀念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兩岸三地出版了大量有關辛亥革命的書籍。據我的觀察，內地與台灣出版辛亥革命書籍，學術性較強；香港出版的有關書籍，則趣味性較強。我在購買這類書籍時，竟然發現了一本高水平的近代史著作——宗澤亞的《清日戰爭》（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年）（右圖）。作者是一名移居日本的工程師，在公餘時寫出了這部歷史作品。書中有一章討論了在清日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時，中日兩國國民對戰爭反應，令我對當時中國人的國民素質深感不滿。

當中國遭受外來侵略時，偌大的國家沒有支援戰爭的民眾組織力量。清日戰爭在中國民眾心中沒有引起濃厚的仇日心理，民間的抗日熱情低於官方。西方媒體評論，中國人寄望日本推翻滿清的統治。中國在海外的僑民對國家發生的戰爭表現冷漠，許多人表示不願意為清朝打仗，他們關心只是自己眼前的事情。天津水師學堂的學生表示，對抗日本既沒有信心，也無興趣。清廷高談闊論與日本開戰時，看不到民間組織參與、支持國家戰爭的跡象。戰爭與民眾毫無關係，人們仍舊繼續他們日常



的生活。反觀戰爭在日本各階層中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戰爭狂熱地首先在知識界蔓延，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家福澤諭吉認為，「為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必須與中國開戰」。大批武士階級，趁戰爭之機會，在各地組織義勇兵，瘋狂鼓吹戰爭。海外的日本僑民自發組織了愛國聯合會，爭相借閱戰爭公報，為戰爭募捐。學生自發組織起來軍訓，立志隨時準備參戰。日本人的愛國激情和國家責任感，受到西方國民眾和媒體的關注。日本下層民眾在政府愛國主義的鼓動下，即便生活貧困也還是省出金錢捐獻給前線的士兵。

作者對比了兩地民眾對戰爭的態度，突出了當時中國人對國家缺乏認同感。中國民眾的這種冷漠心情，是中國戰敗的重要因由。本書另有一章介紹北洋艦隊在戰敗後的情況，有多艘被編入了日本海軍，於1900年及1904年被用於中國的戰場上，令我感到氣憤難平。最後，本書雖非出於史家之手，但在「史才、史學、史識」三方面皆顯出了很高的水平，是近年難得一見的近代史專題作品。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graduate.hku.hk